

我在沼泽地里舞蹈，
温柔明亮的月光从天空中倾泻下来。

深夜旅行的女人

La voyageuse de nuit

[法] 弗朗索瓦兹·尚德纳戈尔 著
李焰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深夜旅行的女人

La voyageuse de nuit

[法] 弗朗索瓦兹·尚德纳戈尔 著
李焰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夜旅行的女人/(法)尚德纳戈尔著;李焰明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ISBN 978-7-5321-4110-4

I. ①深… II. ①尚…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1025 号

La voyageuse de nuit

Françoise Chandernagor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1-059

特约策划:许韩茹

责任编辑:刘晶晶

封面设计:LIKA

深夜旅行的女人

〔法〕弗朗索瓦兹·尚德纳戈尔著
李焰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行所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字数 224,000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10-4/I·3167 定价:27.00元

深夜旅行 的女人

La voyageuse de nuit

1.

去世前好几个月她就闭上了眼睛。前天，她被送进路易-巴斯德医院接受姑息治疗，全体医务人员看见她这副样子都惊讶不已：“夫人，请您睁开眼睛！她为什么这样？”我们无从知晓。是精力耗竭？好像不是，因为重病患者往往就是用眼神与人交流的。

父亲第一次询问就遭到她的痛骂。他扶她去卫生间。那时，已经需要两个人才能把她从医疗床送到特制的便座上：一个人在前面倒着走，肩膀支撑着病人的胳膊，另一个人在后面托住她的身体。母亲已直不起身子了。严格说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把她扶下床，她便四肢僵硬，弓着腰站在那儿。她的背和腿与地板形成一个锐角三角形。在我们的轻轻推动下，她缓缓张开锐角。一天，父亲扶着她在走廊里倒退着走，走廊很狭窄，我妹妹索尼娅从后面轻轻推她，她被母亲挡着什么也看不见，三个人套在一起摇摇晃晃地走着。疲惫不堪的父亲终于忍不住了：“我的上帝！奥尔嘉，你行行好，睁开眼睛吧！看着我！”她立即低声吼道：“我看够了你那副样子！”

难道她“看够了”我们所有人？甚至她的女儿？因为她也对我们说：“都给我走开！”

她对我们有什么不满呢？是因为我们延缓了她的死期？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延长她的寿命？我们太无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和医生、护士一样无能……

我的小妹莉萨始终很乐观，对此她有独到的见解。她认为母亲找到了用微薄之力控制世界的方法，只需“我睁眼”或者“我不睁眼”。她扇动一下睫毛便可以惩罚你或者奖励你。她总是变幻莫测，让你揣度她的心思，哀求她。虽然她只掌控着一个很小的王国——一张眼皮，却还要发号施令。

莉萨说得对，即便不说一句话，不用眼睛看，她也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她用五个符号——耸肩、扬眉、叹气、皱眉、咂舌——便可回答我们的所有问题，还能发牢骚，训斥我们呢。

最近几个月，每天早上，我们去向她道早安的时候，她总是耸耸肩。我们用托盘给她端去早餐，如果我们自找没趣征求她的意见——“你那半个羊角面包是抹蜂蜜还是果酱？”——她便耸耸肩，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她眼皮紧闭眼睛却朝着天……为了一口一口地喂她吃东西，我们不得不扶她坐起来靠在枕头上。我们动作笨拙，她就使劲咂舌。按程序，早饭后是服药时间，这是每天最艰难的一件事。“妈，张开嘴。妈，这是你的吗啡，你的美施康定^①。就是那种浅褐色的药片。请你张开嘴……”嘴紧闭着，母亲疑惑地扬了扬眉，然后皱起眉头，现在，她什么时间吃什么药都由女儿们决定，而她对她们的能力深表怀疑。“妈，你今早还没吃药呢，浅褐色的和粉红色的都没吃。按处

^① 又名硫酸吗啡控释片，为强效中枢性镇痛药，主要用于晚期癌症患者。

方上的规定，十点钟我得喂你吃这些药。现在是十点钟，该吃了。你想看处方吗？”叹息，耸肩。一天，似乎是含沙射影，她说，我太粗心会把她毒死，于是我解释，为自己辩护，还劝导她，最后我哀求她说：“求你了，妈，相信我吧，你今天早上到现在确实没吃任何药。一片都没吃。我说的是真的！我不会弄错的，妈……我向你发誓！”她立即制止了我：“不许发誓，卡蒂娅！”

她语气严厉，跟小学老师训斥一个撒谎的小女孩没两样：“竟然还敢发誓！”她只说出三个词就让我重新穿上褶裙和白短袜回到了少女时代。我默默地走出房间，眼里噙满泪水，我知道孩子不应该同父母顶嘴。说一个词都是多余的，都会被视为无法无天，大逆不道，最终得到这样的警告：“回你的房间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去年夏天，因为实在厌倦了这些没完没了的面对面的交锋，我便请小儿子拉斐尔接替我的工作，给她喂药。母亲对这个小助手不屑一顾，他也不把她的疑神疑鬼当回事。儿子制作了一张大表，一行行清楚地写着每种药的服用时间以及处方规定的剂量，每次喂完药他都要求病人在表上签字。很久以前母亲就不再签名了，因为她虚弱得连纸都按不住。不过，在外孙的引导下，她还是努力在他指定的位置打了个叉。而且，因为女儿们都不在场，好像她甚至还抬起了半只眼皮……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莉萨坚持道。“她肯定能睁开眼睛！她还不至于‘病’到这种程度！她只是不想睁眼罢了……不是因为光线刺眼，根本没那回事！也不是不想见我们。她不愿睁眼，不过是想向我们证明她还能有所欲为！卡蒂娅，你明白了吗？她要向我们证明，尽管她已病入膏肓，实际上还是她说了算……”

我不知道。莉萨把妈妈理想化了，以为她身体很好，意志坚强。薇

拉也这么想。其实，闭上眼睛之前，母亲在屋里的时候就已经关着百叶窗了。还拉上双层窗帘。大白天。每次从巴黎来，我都想打开窗户，让屋子见见阳光，透透空气。她总是反对，声音很细却很有分量：“我喜欢这样。”后来，为了省力，她只说：“随它吧。”是请求？不。是蛮横的命令。

她被活埋了，被她自己埋进了坟墓；然后她闭上了眼睛。

应该说她是在“死亡过道”里开始了她的第六年的病中生活；而且，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没有获救的希望。她只能等死，如此而已。耐心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她是偶然走进——或者可以说是误入——绝症患者的地盘。起先只是隐隐作痛，持续了一年半，没有诊断出什么病。“你们的母亲神经太过敏感，”利摩日诊所的放射科医生对我们说，“她没有任何毛病，只是身心失调。”给她看病的普通科医生也说：“你们比我更了解你们的母亲——一个容易激动的女人。她会‘自我暗示’。她要是信教，身上肯定留有圣伤痕^①。”接着，突然进入备战状态，鉴定，复核鉴定；维勒瑞弗的诊断结果下来，是肝癌。一年强化治疗：手术，切除，化疗。预后谨慎。“当然，”维勒瑞弗的外科医生说，“要不是利摩日诊所耽误了一年半，我们不至于像现在这么束手无策！”接着，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母亲决定停止祛病治疗。她不想毁灭自己的身体，于是选择非药物治疗，自我姑息治疗，在家治疗：镇痛药，维生素疗法，消炎药，补充蛋白质，安眠药，植物煎药，顺势疗法，按摩，吗啡。大量吗啡。她在自家或者说我

^① 状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后身上所留下的伤痕。

们的家治疗了四年，没有住一天医院。医院，坚决不去！

“真能挺！”有时，我们的朋友委婉而小心翼翼地试探后，发现我们的母亲还活着，便惊讶地说。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敢问：“你们是怎么做的？”是啊，我们是怎么做的？现在，她三十四公斤，由于褥疮越结越多，她的背简直成了一整块伤疤，我们没法挪动她，无论如何，她必须回到她不想去的那个地方——医院。媒体不断吹捧的一家高级医院，即路易-巴斯德姑息治疗中心，在讷伊。她刚被送进这里，当然征得了她的同意，因为她是个有主见的人（“随它吧”）。然而，近两年来，她把自己囚禁在窗户紧闭的、幽暗的屋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两年来，为了陪伴她走向死亡，我们也不再活着。

2.

四个女儿，我们以前是四个女儿。我们现在是四姐妹，但我们以前是四个女儿——卡蒂娅，薇拉，索尼娅，莉萨。我们是奥尔嘉的女儿。

我们的名字听上去像俄罗斯人的名字，不过，从我们的姓氏“勒盖莱克”可以看出我们是布列塔尼人。奥尔加·勒盖莱克，薇拉·勒盖莱克，这样的姓和名组合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而我父母的结合则更加离奇，不是吗？父亲亚纳·勒盖莱克是高级商船船员，圣塞尔旺^①一个渔民的小儿子。母亲奥尔嘉·萨洛夫出生于克勒兹省山区，是沙皇军队一个迷路的士兵与利穆赞^②一位牧羊女天方夜谭似的爱情的结晶。

一切起始于一九一七年，被派往埃纳省^③前线的俄罗斯军队在法国人的指挥下开始组建苏维埃委员会。没过多久他们就被调出战场，派往距战场六百公里远的中央高原，一共有一万六千个士兵和三百个军官。他们驻扎在克勒兹高原的拉库蒂纳营地，这是一片布满灰色薰

① 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北部的一个海港，濒临英吉利海峡。

② 法国中部一个大区的名称，北邻中央区，下辖科雷兹省、克勒兹省、上维埃纳省，区府为利摩日。

③ 位于皮卡第大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场战斗在该地展开。德国人在一九一八年对贵妇小径的争夺是其中最著名的，也被称为第二次埃纳战役。

衣草和浓密的矮树林的广袤土地。只有一条公路，两三个小村庄在风中瑟瑟颤栗。可以说不是人待的地方……尽管条件恶劣，这些叛乱者仍然纵情玩乐，他们敞开灰绿色的军装，反戴着帽子，喝得醉醺醺的，他们放声歌唱，甚至还跳起了舞。过了两个月花天酒地的生活，接着，整整两天，他们遭到架在邻近山丘上的七十五毫米口径大炮的轰击，总司令部重新控制了局面。军官们被送往非洲惩戒连；军队的主力则被遣散并在严密监视下到附近的森林伐木，等待胜利。我那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外祖父米哈伊尔·塞尔吉耶维奇·萨洛夫就是在拉弗亚德森林伐木时遇到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并爱上了她。女孩是索里埃尔-雷皮伊咖啡馆老板的独生女，该镇位于海拔九百米的山上，镇子里有四百个居民，其余的人散居在山里，住在世界尽头的小农舍或诺亚时代的洪水前的“船壳板”里。

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米哈伊尔还没有说服咖啡馆老板把女儿索朗日嫁给他。他没有同战友一起兴高采烈地回到无产阶级的红太阳冉冉升起的新俄罗斯。倒不是因为他对红太阳怀有敌意，而是他当时热恋着索朗日。她是他的“小灵魂”；太阳此刻只在他心里。

他继续到处伐木，不过总是在克勒兹省的拉努瓦耶和科雷兹省的佩尔勒瓦德之间转悠。当地人跟他很熟。他们甚至还喜欢上了他。生活在高原的克勒兹人个头都不高，跟他们比，米哈伊尔算是大高个。于是，大家称他“巨人”，说他三斧子砍倒桦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扛起橡树。小伙子很聪明，发明了带有加热装置的茶炊，其实就是俄国军官们走后留在拉库蒂纳营地的一件炊具，这让大家赞叹不已……如此看来，他是个机灵的人，知识广博且“不傲慢”。晚上打谷子的时候，他学雌鹌叫；冬天，他与邻居晚间聊天时还放声歌唱，甚至用方言唱，小舌音“r”

比真正的利穆赞人发得还地道。此外,大个子米沙酒醉后情绪愉快(因为他的俄罗斯名字很难发音,大家就叫他米沙)。

由于酒醉后情绪愉快这条,五年后,索里埃尔咖啡馆老板决定纳他为婿。在咖啡馆当侍者,最重要的本领就是想办法让顾客开心,让他喝得高兴自己又不落下风。也就是说要跟顾客喝酒自己却不醉倒。米沙很会控制自己的酒量,特别是他并不爱喝酒,只是假装爱喝罢了。咖啡馆老板刚刚失去老伴,心想:索朗日已经成年,要是女儿一气之下毅然跟他离家出走,那他就没有家庭主妇了……一九二二年,在双方深思熟虑后都感到满意的情况下,米哈伊尔·萨洛夫娶了等待已久的索朗日,同时还得到了索里埃尔咖啡馆。没过多久,大家就只说去俄罗斯酒馆了,因为米沙的岳父患感冒突然去世,直接就把老板的位置让给了他。

米沙独自承担起咖啡馆的生意,同时还协助索朗日开了个食品杂货铺,卖油、糖、蜡烛和糕点之类的日常生活所需。晚上,村里的孩子们来咖啡馆把他们的酒鬼爸爸接回家时顺便帮妈妈买些食品带回去,一般情况下,酒鬼们喝完龙胆苏士酒^①和皮贡石榴酒都还不想回家。

孩子……这正是索朗日和米沙感到生活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他们终于有了个女儿,这时米沙已经四十多岁了。他想给她取名伏尔加,因为他把生命和爱全都寄托在她身上。总有一天,伏尔加会把他的希望带到大海的那边,那个蒸蒸日上的祖国。伏尔加……但他只能给她取名奥尔嘉,这个名字更容易使她在异国获得身份。

两年后,索朗日怀孕并生下一个男婴。不幸的是,孩子是难产。由于没有及时请医生,孩子死了,母亲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反正,目

^① 法国产的一种黄色龙胆开胃酒。

睹这一场面的那些无能的接生婆是这么说的。对我们，她的外孙女，索朗日外婆从不否认当地妇女的言外之意，说：“鉴于我身体欠佳。医生禁止我与丈夫同房。好时光就这样错过了！”奥尔嘉在父母的关爱中孤独地成长，父母也因为她的存在而延续着他们的爱情。

克勒兹高原总是狂风肆虐，她则在咖啡馆门前玩着跳房子的游戏，还向摄影师吐舌头；她梳着两根小辫子，辫梢扎着绸带，简直是“梅尼耶巧克力”上那个淘气的小女孩。

米沙太溺爱她了。他把她打扮成公主的样子，还把她当假小子养。她穿着衣领上绣着花的衣服爬树。米沙称她“我的独生女”，并且整天不离口。女儿意识到自己对父亲有多么重要，于是就像我们这儿有句谚语说的那样，“把他捏在手心里转”。一九四三年，米沙回到游击队基地（他是神枪手，并且天生具有反叛精神），十二岁的奥尔嘉成了抵抗运动最年轻的助手，是他们的“福星”。她立了一次战功，也做过一件冒失的事。

那时，我们的母亲常在傍晚钻进山谷里的矮树林中，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段经历保存着美好的回忆。毋庸置疑，他们曾经出生入死（因为索朗日外婆后来常跟我们讲“蒂勒^①的被绞死的人”，还说她吓得魂飞魄散），但父女俩提起这段往事只是淡淡一笑。好像他们去那儿不过是开心地玩了一场而已……好像除了耍弄德国鬼子和胆小鬼，他们没有做别的事！

奥尔嘉和米沙，天生勇敢而执著的一对。

① 科雷兹省省会。

米沙成了战士，“高原的林罗班”，勇士，他从未想过与爱女分开。让奥尔嘉离开索里埃尔出去读书，没有的事！她和大家一样，取得初等教育修业证书后就辍学了。再说，她将来要经营食品杂货店和咖啡馆，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尽管农村人口外流，咖啡馆的生意却很兴隆。以前索朗日只是烧火做饭，现在他们还设宴招待老兵，周六晚上组织舞会，承办红白喜事。不过，没有初领圣体的仪式，因为克勒兹高原的居民不领圣体。奥尔嘉还坐车去奥比松^①上缝纫课，这是她母亲的主意。在她十六岁的时候，父亲替她报名参加了一个急救员培训班，是红十字会的一些女士们发起的。急救知识，这在革命运动中会有用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在这个乡下姑娘身上发现了一种才能：她天生就是当护士的料。但是必须参加护士资格证的考试。红十字会的女士们建议她读个函授班。

奥尔嘉压根就不是好学生。她从来没有乖乖地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认真看过书。她不怎么学习，倒是经常去跳舞，有时还唱歌，她也从来不复习，可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她居然获得了证书。那年她十七岁。她喜欢风笛华尔兹舞曲（米沙的华尔兹舞跳得棒极了）、贾戈·莱因哈特^②，喜欢自行车和广播电台的各类公众评选赛，还喜欢钓螯虾。红十字会的女士们告诉她有一个学校开设了护士速成班，还帮她报了名。那个年代，家里缺少人手，而她要上八个月的课，还要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实习半年。

巴黎！索朗日大喊起来。米沙低声抱怨说，他没有病，像他那么强

① 克勒兹省的一个地区，位于中央高原西北部，被誉为挂毯之都。

② 贾戈是住在马车上的吉卜赛人。一场车厢火警废了他的无名指和小指，但他的吉他依旧弹得很出色，独特的指法更令他自成一派，被称为“三指琴魔”。

壮的人根本不需要在家里有一个护士。特别是巴黎的护士！说真的，女儿在克勒兹，挨着俄国式茶炊，不是过得很好吗？戴着手套和帽子的红十字会的女士们执意要让农村现代化，让女孩也接受教育……奥尔嘉拿不定主意。她不想离开父母，不想工作。奥比松的女友们替她做了决定：“去吧！如果在那儿不开心，你就回来。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去巴黎了！有人给你出钱买车票……”

四个女儿。我们是奥尔嘉和布列塔尼海员亚纳·勒盖莱克的四个女儿。

事情发生于七月十四日在市政厅广场举行的舞会上。父亲刚从商船学校毕业，来巴黎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为参加这个舞会，母亲向学校请了假。他们一起跳舞。

那是五十年代。舞动的裙子，手风琴，三角帽，他们沉浸在幸福中。没有采取避孕措施。

九个月后，我降临人间。其间，这对恋人互相交换了地址，由于时间紧迫，还私订了终身。奥尔嘉·萨洛夫成了勒盖莱克夫人；后来，她离开护校，学起了育儿法，并回到她爸爸家。我父亲亚纳当时在一艘运香蕉的商船上工作，往返于迪耶普和利伯维尔^①之间。外祖父没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让我母亲回家住，说一个如此年轻的妈妈（我出生前她刚满十九岁三个月）仍然需要父母。再说，这位布列塔尼水手没有船籍港，时而在迪耶普，时而在波尔多和勒阿弗尔。把妻子和孩子安置在娘家之前，他就希望生活稳定些，去一个办公室上班或在一条定期航

① 迪耶普为滨海塞纳省首府；利伯维尔为加蓬共和国首都，重要的热带木材出口基地。

线上任职。而且,据米沙说,索里埃尔离利摩日和克莱蒙都不太远。由于波尔多至里昂的火车经过利摩日,巴黎至马赛火车经过克莱蒙,索里埃尔与全世界的大海都相通,不是吗?每到假期,无论女婿在哪儿下船,都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坐火车赶回家见到“两个心爱的人”。

事情如愿以偿,而且很快,“两个心爱的人”就变成了三个。我是复活节出生的,薇拉生在二月……每年有一个月,我和妹妹同岁。

说起穿衣服,每个家庭通常都是新老大,旧老二。这条规则在我家行不通,由于薇拉长得比我快,妈妈只好让我们像双胞胎那样穿一样的衣服。她什么衣服都做双份的,粉的给我,因为我的头发是棕色的,蓝的给薇拉,因为她的眼睛的缘故。这就使得十七个月后出生的索尼娅感到备受宠爱,因为她在成长的每个时期都可以挑选,粉色或蓝色的旧毛线衫,粉色或蓝色的旧帽子。奥吉诺^①的计算方法很灵验,母亲三十个月后才怀上莉萨,她的行头自然都是新置的。

两对夫妻,三个宝宝,第四个即将分娩,咖啡馆的后厅和楼上的两个房间顿时变得十分拥挤。不知是出于软弱还是冷漠,我父亲同意母亲远离海岸,留在米沙身边,但他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莉萨出生前,他们在克莱拉克找到一所旧房子(八间屋,没有暖气和自来水)。克莱拉克是个小瓷器城,位于上维埃纳省边境,离利摩日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外祖父买了辆小卡车,爸爸买了辆旧的麦卡车,妈妈还考了个驾照。从我们家到咖啡馆只有三十公里,但公路盘山而上,很难走,冬天下雪时寸步难行。外祖母继承了一个老磨坊,拉罗什磨坊,它孤零零地矗立在

^① Kyusaku Ogino(1882—1975),日本妇产科专家。奥吉诺公式的发明者,根据这一公式能推算出妇女的易受孕期和安全期。

丰特纳伊镇的一个小湖边，米沙于是卖了咖啡馆，到山坳里过起了退隐生活。从丰特纳伊到克莱拉克六公里远，山谷里气候潮湿，对外婆的气管炎不利，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搬到了那儿。

“老四”出生的时候，外祖父母把我和薇拉带回他们家，以减轻女儿的负担。外婆对当地的妇女说：“我的奥尔嘉累坏了，我很难过。你们想，二十四岁就四个孩子哪！五年生了四个！有些女人，看一眼男人就会怀孕，我的曾祖母就是这种女人，她生了十四个孩子！我女儿像她。不幸啊！她丈夫是海员，照理说还不常在家……”说得没错。虽然那时我父亲跑的航线比较稳定，但路程很长：从勒阿弗尔到瓦尔帕莱索^①，再到温哥华。

我们是米沙带大的，像这儿的所有人一样，我们对他直呼其名。对外祖母，我们则叫她“索朗日外婆”。妈妈为了表明自己是俄罗斯血统，为了保存对她的父亲的回忆，让女婿们叫她的小名奥连卡，外孙们则喊她巴布什卡。

卡蒂娅、薇拉、索尼娅、莉萨，我们是奥尔嘉和米沙的四个女儿。如果连续几天或几个月，我们不在拉罗什米沙的家“寄宿”的话，他就会去克莱拉克我们家住。他帮女儿干活：劈柴，刷房子，收土豆，堆木炭，给苹果酒装桶，给葡萄酒装瓶，砌墙，在园子里种花种菜，还做些修修补补的零碎活。米沙常住我们家，我们老跟在他的脚边：我们“帮”他刷墙（他把我们画画用的画笔浸到石油溶剂油里），帮他削土豆皮（他把用过

^① 智利最大的海港，也是南美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主要出口货物为铜、水果、酒、木材、鱼类、豆类及羊毛等。